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誠齋集卷九十 九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王　宮

誠齋集卷九十

宋 楊萬里 撰

千慮策

選法上

臣聞選法之弊其弊在於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是故吏部之權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適足以為吏輩取富之源而不足以為朝廷為官擇人之具所謂

尚書侍郎郎官者據案執筆閉目以書紙尾而已且夫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賕者必不赦朝廷之意豈真信吏而不信官者耶非朝廷之意也法也意則信官也法則未嘗信官也非惟不信官也朝廷亦不自信也朝廷不自信則法之可否孰決之決之吏而已矣夫朝廷之立法本以防吏之為姦而其用法也則取於吏而為決則是吏之言勝於法而朝廷之權輕於吏也其言至於勝法而其權至重於朝廷則吏部長貳安得而不奉吏

之旨哉長貳非曰奉吏也曰吾奉法也然而法不決於官而決於吏非奉吏而何夫是之謂信吏而不信官葢世之家主有以家政聽於子弟而其權卒歸於臧獲者彼其心非疑子弟而信臧獲也葢子弟之於家政也務知其大而不務知其細臧獲則不然其大者不知也至其細者則往往知之他日主人者偶舉其細以問焉於子弟子弟未對也而臧獲者奮而前曰我知之於是有以中其主人而取其信也其始信其細其終將不復疑

其大矣於是子弟為備位而臧獲為腹心今之吏部何以異此法曰如是而可如是而不可士大夫之有求於吏部者持牒而請曰我應夫法之所可而吏部之長貳亦曰可宜其為可無疑也退而吏部出寸紙以告之曰不可既曰不可矣宜其為不可無改也未幾而又出寸紙以告之曰可且夫可不可者有一定之法而用可不可之法者無一定之論何為其然也吏也士大夫之始至也恃法之所可亦恃吏部長貳之賢而不謁之吏故

長貳面可之退而問之吏吏曰法不可也長貳無以詰則亦曰然士大夫於是不叩之法不請之長貳而以市於吏吏曰可也而勿亟也伺長貳之遺忘而晝取其諾昨奪而今與朝然而夕不然長貳不知也朝廷不訶也吏部之權不歸之吏而誰歸夫其所以至此者其發也有端其積也有漸而其成也植根固而流波漫矣然則曷為端其罪在於忽大體謹小法而已矣吏者從其所謹者而中之并與其所忽者而竊之此其為不可破也

且朝廷何不思之曰吾之銓選果止於謹小法而已則一吏執筆而有餘也又焉用擇天下之賢者以為尚書侍郎也哉則吾之所以任尚書侍郎者殆不止於謹小法而已是故莫若略小法而責大體使夫小法之有所可否而無繫於大體之利害則吏部長貳得以出意而自決之要以不失夫銓選之大體而不害夫法之大意天之春溫而秋凜也春豈無一日之寒而秋豈無一日之熱哉亦不失四時之大體而已責大體而略小法則

不決於吏而吏之權漸輕吏權漸輕然後長貳之賢者得以有為而選法之獘可以漸革也

選法下

臣聞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亦不異於一吏夫宰相之與一吏不待智者而知其遠也既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又曰亦不異於一吏者何也今夫進退朝廷之百官賢者得以用而不肖者得以黜此宰相之權也注擬州縣之百官下至於簿尉而上至於守貳此吏部之權

也朝廷之百官自非大科異等與夫進士科甲之首者不由於吏部他未有不由於吏部而官者今日之簿尉未必非他日之宰相而況今日宰相之所進退者臺閣之所布列者皆前日之升階而揖侍郎者也故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雖然吏部之所謂注擬者何也始入官者則得簿尉自簿尉來者則得令丞推而上之至於幕職由是法也又上之至於守貳由是法也其宜得者則曰應格其不宜得者則曰不應格曰應格矣雖貪闒

者疲懦者老耄者乳臭者愚無知者庸無能者皆得之得者不之媿與者不之難也曰不應格矣雖真賢實能廉潔才智之士皆不得也不得者莫之怨不與者莫之恤也吏部者曰彼不媿不怨吾事畢矣如募役焉書其産之高下而甲乙之按其役之久近而勞逸之呼一吏而閱之簿盡矣此縣令之所以止小民之争也吏部注擬百官而寄之以天下之民命乃亦止於止争而已乎故曰亦不異於一吏令吏部亦有所謂銓量者矣揖之

使書以觀其能書與否也召醫而視之以探其有疾與否也贊之使拜以試其視聽之明暗筋力之老壯也曰銓量者如是而已矣而賢不肖智愚何别焉昔晉用山濤爲吏部尚書而中外品員多所啓授宋以蔡廓爲吏部尚書郎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答云黄散已下悉委廓猶以爲失職遂不拜蓋古之吏部雖黄門散騎皆由吏部之選授則當時之爲吏部者豈亦止取夫若今之所謂應格者

而爲黄散耶抑將止取夫今之所謂銓量者而爲黄散耶臣願朝廷稍增重尚書之權使之得以察百官之能否而與奪之如丞簿以下官小而任輕者固未能人人而察之也至於縣宰之寄以百里之民者守貳之寄以一郡之民者豈不重哉且天下幾州一州幾縣一歲之中居者待者之外到部而注擬縣宰者幾人守貳又幾人則亦不過三數百而已以一歲三數百之守貳縣宰而散之於三百六旬之日月則一日之注擬者絶多補

寡亦無幾爾一日之間而不能察三數人之能否則其為尚書者亦偶人而已矣日計之而粗歲計之而精則其州縣之得人豈不十而五六哉雖不五六豈不十而三四哉以此校彼不猶愈乎或曰尚書之權重則將得以行其私柰何是不然昔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而德宗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賂者贄諫之曰陛下擇相亦不出臺省長官之中豈有為長官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則可擇千百具寮其要在於精擇

長吏贊之說盡矣今朝廷百官孰非宰相進擬者而不疑也至於吏部尚書之注擬而獨疑其私乎精擇尚書而假之以與奪之權使得以精擇守貳縣宰而無專拘之以文法庶乎天下不才之吏可以汰而天下之治猶可以復起也歟

刑法上

臣聞聖人之仁必有所止仁而無止則將以仁天下適以殘天下仁而至於殘非仁之罪也仁而無止之罪也

事固有所極有所反仁而無止則其極不得不反而為殘殘非出於仁之外也而生於仁之中然則與其無止以殘吾仁孰若有止以全吾仁也哉是故聖人之心憂天下則無止而其仁則與天下為有止溥之以無止之心而約之以有止之仁故仁則有止矣而所以仁則無止也古者司寇當獄之成也以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至於將刑也王曰宥之司寇曰不可王又曰宥之司寇又曰不可宥至於三而司寇卒不從於是焉而殺之

王則爲之徹膳爲之不舉樂且夫以天子之尊而三拒於司寇天子欲活一夫而卒坐視其死三宥不從何不四宥之也四宥不從何不屢宥不一宥也不一宥而猶不從何不自宥之而必聽於司寇也且彼罪人者吾君不能活其死而徒徹膳以致無益之憐則亦幾於不仁矣然三代行之未之有改何也蓋宥之者聖人之仁也宥之於三者固有所止也今夫天地之之仁萬物也春而萬物欣欣焉夏而萬物油油焉夫欣欣油油萬物之

至願也天地既仁夫萬物矣則何不與萬物旦旦而春旦旦而夏也而必摧之以風霜毒之以冰雪使夫欣欣者悲油油者瘁何奪其所願而與其所不願也聞之曰冬閉之不固則春生之不茂使天地而與物旦旦春夏也則無來歲可也有來歲則何以繼也仁而無止天地不能不窮也而聖人能之歟國朝之法獄成而罪人以冤告者則改命他郡之有司而鞫焉鞫止於三而同焉而罪人猶以冤告也亦不聽此得古者三宥之意也而

議者以爲聖人之仁當盡天下之情而勿限以三鞫其說聽之可樂也然自朝廷行之十有餘年獄訟日滋蠹獘日積姦民得策而無辜者代之死則議者之說之爲害也臣請言其害殺人者一夫也而連逮者十之焉不惟十也有再其十有三其十者焉捕同捕也繫同繫也訊同訊也獄吏豈曰彼有罪汝無罪也哉幸而獄成矣連逮者得釋矣而殺人者臨刑不伏則又鞫也則連逮者釋未畢也而捕又繼之又伏而又不伏則又鞫也而

連逮者復與焉鞫至於三至於五至於十而連逮者皆與焉連逮者家破矣瘐死矣而獄未竟也大抵一獄有十年不決者焉獄決矣不殺人者俱死而殺人者獨生焉其勢連逮者死不盡則獄不決何其仁於一罪人而不仁於十百平民也其害一也罪人之不伏也其爲擾也至於百郡有浮費而數路無寧居外路之官吏被命而往鞫者所居則有給所過則有給所至則有給不則居者行者交病於饑寒給則縣官不勝其費其鞫之一

其里之所費錢萬者亡慮三數十焉其鞫之十其里之所費錢萬者亡慮三數百焉此其費何名者耶猶曰推仁不計費也而官吏之行者若江淮之間道里之遠饑寒之恤猶忍言也至於二廣則風土之惡瘴癘之禍不忍言也父母妻子哭其去又哭其歸去則人也其哭猶忍聞也歸則喪也其哭不忍聞也大抵去而人者十焉歸而鬼者七八焉而人者二三焉二三人者雖不死而死矣何也病也病而全者又十而一二焉外路之官吏

何辜而使之至於此也其害二也夫議者之初則曰鞫不限於三者仁也而仁之害一至於此豈非仁而無止則仁反而為殘哉然則古之聖人仁止於三宥其所慮詳也臣願朝廷深詔有司少增三鞫之舊法而止於五使天下之無罪而死者還其生而有罪以生者還其死此不亦三代之至仁也哉

刑法下

臣聞古之立法不惟懲天下之已犯亦以折天下之未

犯蓋已犯之必懲未犯之所以必折也是故懲之者法之義折之者法之仁義行故仁不窮仁行故義不數仁義相有而不相無此法之利也後之法非無仁義也利未見而害先焉者義數仁窮而已義不可數數則民怨仁不可窮窮則民狎狎則犯者衆衆則刑者數然則刑至於數者不生於刑之數而生於仁之窮民至於怨者不生於怨其刑而生於狎其法今夫民之情固喜温而惡寒欲涼而畏熱也然冬不寒夏不熱則民病而死矣

人知夫法之仁也不知夫狎之而死也是故愛極者惠之所從銷寛甚者猛之所自起古之聖人其法初不及後世之備也惟不使仁之窮而民之狎也是以法立而刑不試後之法盖詳且密矣然文詳而舉之也略網密而漏之也疎天下之民窺其略也則知其詳必至於不舉習其疎也則知其密必至於甚漏知其不舉則犯之也易知其甚漏則犯之也頻刑安得不數而民安得不怨哉嗟乎求用刑之疎者必至於用刑之數求天下之

喜者必反以得天下之怨理固然也然則所謂舉之略而漏之疎者何也一曰法不執而多為之歧二曰法徒設而自廢其禁罪莫大於殺人罪至於殺人何以議為也則亦殺之而已漢高帝如此其寛仁也入關之初欲結天下之心如此其亟也欲除秦法之苛如此其鋭也而其與民約法亦曰殺人者死帝不以為疑民亦不以為請何則上下皆便其當然也殺人而法不死孰不相殺以至於大亂哉此豈所謂當然而天下何便於此也

故雖高帝欲取天下之速而不敢宥殺人之罪以諂天下之心雖秦民之苦於秦而不以高帝之不宥殺人為帝之虐然則古之立法之意可知已矣而今之法不然殺人一也則有曰盜曰鬭之目焉則有曰故曰誤之別焉曰盜曰謀曰故者法之所必死也曰鬭則死生之間也曰誤則生矣果誤也而殺人也又况所謂誤者未必誤而所謂非謀非故者未必非謀非故也何則法不執則吏可賣吏可賣則民可逭有司取具獄而讀之曰此

真誤殺也不知夫吏之竊笑也此之謂法不執而多為之岐夫民之所以畏法者何也非畏法也畏刑也法不用則為法法用之則為刑民不犯則為法民犯之則為刑是以畏之也有法而不用不如無法何則無法則民未測其罪之所當有法而不用則民知其法之不足忌有法而民不忌是故布之號令不曰號令而曰空言垂之簡書不曰簡書而曰文具法至於為空言文具是無法賢於有法也古之法始乎必用而終乎無所用今之

法始乎不用而終乎不勝用夫法不求民之入而拒民之入者也古之法民不入也不拈以入而民之入也不縱以出夫惟不出是以不入故始乎必用而終於無所用今之法有曰誣人以罪而不實者罪之以其罪自大辟以降皆是物也而用法者不然以一夫之片紙而興大獄鞫大罪也卒之所謂大獄者初無獄之可興所謂大罪者亦無罪之可鞫上之人則俱釋之而已矣受誣者至於破家亡身而誣人者其極不過杖而遣之則姦

民何憚於不屢誣善良以求利也哉獄訟何時而可清也故始乎法不用而終乎法不勝用此之謂法徒設而自廢其禁盜人有野於宅而盜於防者其始峻其墻而止出於一門又從而衛之以兵非以制其出者也以制其入者也夫是以盜不敢過未幾而慮夫樵牧者出入之迂也則鑿其東而門焉又鑿其西而門焉門多其徑而不能皆衛也則至於有門而不扃焉門多其徑則盜從其徑者而入之矣有門不扃則羣盜掉臂而入矣法

不執而多為之歧孰不從其徑而入哉法徒設而自廢其禁孰不捍臂而入哉臣願朝廷詳慮而審處之如殺人者不死此法可以更議而誣訐者罪以其罪此法可以必行議其所當議而行其所必行則成康不試之事雖未易致也而漢文幾措之風其猶可及也歟

冗官上

臣聞聖人之為天下必與天下難其初難其初猶病於末而况易其初者乎易其初則天下孰不曰聖人之於

我易也則我之求也何難於是貧求富賤求貴不獲者求與而聖人亦曰來吾富爾吾貴爾吾與爾天下皆欣然曰聖人之於我果易也則求者紛然以來來者不勝其衆則應者不勝其費使費而有以費也則與天下盡費而何惜然求者無窮與者有極與者既竭求者方來以有極塞無窮則上不堪其煩以方來副既竭則下不厭其冀下不厭而上不堪則上之人閉戶以却其下其初惟恐天下之不來也而不慮其來而無以受惟恐天

下之不悅也而不慮其悅而無以繼其始不慮其終無及於慮則安得而不閉戸也與其閉之也孰若其初之不開也開以名之獨得閉而却之哉舟人之操舟也有萬斛之舟焉有一葦之舟焉以一葦之力載一葦則一葦小而大以萬斛之力載萬斛則萬斛重而輕不善操舟者不計其舟之能而惟其人之悅百人而登一葦不知拒也百萬之粟而委於萬斛之舟不知辭也中流而不遇風也中流而遇風何如哉則人浮於舟也天下非

毋乎堯舜之時民之善而可封也比屋焉士之可用而顧爲臣者萬邦黎獻焉爲堯舜者將盡封而官之乎官不過百而國不過萬則盡天下之地有不足於封而盡朝廷之官有不足於仕者矣納以言以探諸其中明以功以試諸其外可者取否者黜天下之悅不悅堯舜不恤也則人不浮於毋也官何自而冗哉朝廷自天子龍飛之初固天下之大慶也固不可以無天下之大賚也然潛藩之州出節之鎮士之泛恩而官焉進士之以年

得官而未應於格者皆以横恩而官焉者以千計焉何其多也任子之法議臣請因多故而痛省之可省而不省也郊焉而任者又以數千計何其愈多也此而不惜至於吏部灑墨而不去官簿汗牛而日增人不加少而官不加多則減館職罷寺簿於内而省監司之僚屬於外也而官冗自若也不難其初而難其後其有及乎爲今之計龍飛之恩無所於咎矣而任子猶可議否也任子之法借未能限其入官之門盍亦嚴其試吏之塗耶

勿限其門名也嚴其塗實也寬與嚴並名與實偕則有不省之省不減之減者夫子之射也觀者如墻夫子不拒也至使子路出而令焉則去者半矣此之謂不拒之拒勿限其門如墻者也嚴其塗半去者也吾非去之也吾之法行而彼自去也仕進之路之盛者進士任子而已士之舉於太學舉於州郡三歲而一詣太常者亡慮數千而南宮之以名聞得官者僉於三百焉累舉特恩而得官者僉於二百焉則是大比者再而進士之官者

僅及於千也至於任子公卿侍從每郊而任焉庶官再郊而任焉校於進士則郊者再而任子之官者五六其千也進士之修身積學有老死而不一第得之難如此而取之不勝其寡任子者至未勝衣而命焉得之易如此而取之不勝其多則官冗之源在進士乎在任子乎故臣以為借未能限其入盍亦嚴其試試何為而嚴也任子之銓其歲視進士之大比而非大比則不銓取人之法其數視進士之多寡而以初銓為定額其場屋之

日昔以五今以三則緐焉者簡矣其中程之藝昔以一
今以三則易焉者難矣如是而中者乃得補州縣之吏
而其中不中者然後特與之補吏焉自宰相子弟下至
於庶官之子弟必均焉則一舉而三利得矣貴游子弟
脫綺襦之習而厲寒素之業以成其才一也得之不輕
則愛之也重孰不自奮於功名而國與民不受其厲二
也進士任子其進也均則兩無怨其來者徐則應者不
迫初難而末甚易不過十年官曹清矣三也又何官冗

之足病也哉

冗官下

臣聞任官者寧以事勝人無以人勝事寧以恩棄人無以人棄恩先王之時一事一官也不惟一事一官也蓋有數事而一官也以一官而任數事是之謂事勝人事勝人故居官者日無餘暇而身無餘力心無餘思無餘思則明無餘力則精無餘暇則不懈精明而不懈則一人無餘也而治百事有餘矣況數事乎今則不然一官

而數人居之一事而數人治之數人而居一官則不競
其公而競其私數人而治一事則任其功而不任其責
甲則曰吾之官正也彼則增也乙則曰官無異官事無
異事也我何增爾何正焉至於事之缺而不理民之不
悅而有辭上以責之則皆曰非我也責將誰執哉此以
人勝事之病也先王之時官者不於材未論之先而祿
者必於位既定之後以材詔官則非材不官矣以位詔
祿則祿不及於無位矣非材不官則天下顧官者不僥

於官而趨於材祿不及於無位則天下干祿者不冒於祿而求有所立以得位盖昔有有材而不官有所立而不位者矣未有不材而官無立而位者也則祿之為祿誰得竊取而素餐之是之謂寧以恩棄人今則不然人有餘而官不足於是有無官而增官官有餘而位不足於是有無位而制祿夫有是人有是官有是位而祿之盖曰子大夫之勤也不可以不食也今也臨無民也治無事也而創為空虛之名以為之位而賦之祿不曰祿

之棄耶此以人棄思之病也昔者堯舜在上禹皐夔龍在下何其事之多而人之寡也一日萬幾事不多耶而皐陶一人也明刑則斯人焉弼教則斯人焉制蠻夷則斯人焉治寇賊則斯人焉刑也教也蠻夷也寇賊也是得為細事耶舉數大事而一士師之官兼之而數事如一事也大事如細事也則天下之官有下於士師而天下之事有小於此數者其有以人勝事者乎三代之士蓋有貧而禄仕者矣疾而食於上者矣抱關擊柝也乘田

委吏也此貧而禄仕者也然仕則禄也而非抱關擊柝
非乘田委吏則禄亦有及之者乎無也則必有職而且
功也瞽者食於樂跛者食於門此疾而食於上也然人
則食也而非能樂非能門則禄亦有及之者乎無也則
必有事而且勞也則當時之禄其有以人稟恩者乎古
今之官益未有冗於今日者也祖宗之制每路監司提
轉而已今則提轉之外又有提鹺茗常平者焉郡有常
賦賦有常入一吏運牙籌足矣不可以無官長也臨之

以一轉運足矣今則有使有副又有判焉小郡兵馬之官至於五六人而同一職小邑征税之官至於二三人而共一事以人勝事莫甚於此老氏之宫嶽靈之祠率建官以領焉自宰執侍從之斥者歸者老者與夫庶官之一命而上而貧者惰者客者高之爲置使爲提領畢之爲主管爲監此何職哉此職何事哉國之安危民之休戚政之利害不知也而一日不廪之則怨問之則曰我奉祠也如是者千百焉國得而不貧民得而不病耶

以人棄恩莫甚於此楚人有拙於耕者患於踐其所種而莫之生也則以數人肩其輿而已坐於上以種焉自以為策之得矣既而鄰田之稻生矣而已之稻不生夫楚人者非不知愛稻也而愛非其愛也以己之不踐為不踐而忘其數人之踐為踐之大也設官以為民也恐一官一人之不治而以數人治一官得無踐吾民者多耶人有毀瓦畫墁而得食則食人與食於人者交受其𡚁制祿以食功也以士大夫之無位而創為奉祠空虛

之位以禄之得無與毀瓦畫墁者類也臣願朝廷痛革其獘每路之監司止設提轉之一職而轉運止於一員折醝茗以隷於刑舉常平以歸於漕則監司之冗員省矣大郡之兵官不踰於二而小郡則止於一大邑之征税設官者一而小邑則兼以令丞至於幕職有簽書而又有判官者簿尉之可以併省者則存其一而廢其一則郡邑之冗員省矣庶乎人不勝事也先嚴任子試吏之法三歲一試而補吏者不過五百則來者徐而官曹

漸清然後乘其清而去其浮食所謂祠祿者一切罷之庶乎不以人棄恩也嗟乎不制其來勿病其衆不散其衆勿病其冗前之說行所以制其來而散其衆也制之散之而後去其冗則盡去天下之冗官而天下有不覺者矣覺且不覺也怨且得而怨也耶

民政上

臣聞民者國之命而吏之仇也吏者君之喜而國之憂也天下之所以存亡國祚之所以長短出於此而已矣

且吏何惡於民而仇之也非仇民也不仇民則大者無功而其次有罪罪驅之於後功啗之於前雖欲不與民為仇不可得也是故一政之出上有意而未決則吏贊之上有命而未行則吏先之吏所以贊上之決而先上之行者非贊其便民者也贊其不便於民者爾曷為不贊其便民而贊其不便於民者耶贊其便民者無功而贊其不便於民者則有功也是故政之不便於民者未必皆上之過也朝廷將額外而取一金以問於其上之

守臣必曰可也民曰不可不以聞矣不惟不以聞也從而欺其上曰民皆樂輸又從而矜其功曰不擾而集上賦其民以一則吏因以賦其十上賦其民以十則吏因以賦其百朝廷喜其辦而不知有破家鬻子之民賞其功而不知有願食吏肉之民吏之肉不足食也功歸於臣怨歸於君利於國者小害於國者大此可悼爾古之人君所以至於民散國亡而不悟者皆吏誤之蓋夫賦重而民怨此姦雄敵國之資也可不懼哉唐趙贊為一

切聚斂之策德宗盡用之及涇卒之變都民散走而賊大呼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僦質矣不税汝間架陌錢矣德宗亦聞此也乎奉天之圍危於一髮而猶庇趙贊若愛子然夫愛一趙贊而不愛社稷之重忍於圍逼之辱而不忍於誅一聚斂之臣其入人之深如此至於反國可以戒矣然趙光奇訴之以和糴害民則不信蘇弁欺之以宫布利民則信焉且夫朝廷之政雖聖人豈能盡善惟其思以出之詢以審之見不可而更之斯聖

人而已矣何德宗之難悟也國家軍旅再動蓋有不得已而取之於民者然譬之張琴動則急之靜則緩之蓋動必有靜靜之則其動必調急必有緩緩之則其急不絶以動繼動以急增急則雖以黄帝五十絃之瑟亦無全絃矣聞之道路徃歲郴寇之作亦守臣和糴行之不善之所致也嘗有以告陛下者乎天下皆知朝廷有意罷此等之役矣雖然臣猶有聞焉江西之郡蓋有甲郡以絹非土産而言於朝乞市之於乙郡者此何謂也民

所最病者與官為市也始乎為市終乎抑配是以聖人謹其始也今乙郡之諸邑有論稅之高下而科之者矣無一錢償民也民之不顧者官且治之名為督責於正租實為鄰郡之横斂且有所謂和買者已例為正租矣又有所謂准衣者亦例為正租矣今又求鄰郡之絹是三者之絹與正租之絹為四倍而取之矣民何以堪而吏不以聞惟朝廷亟罷之庶不為斯民不拔之疽根也且無使民言曰此絹自陛下始若曰其如甲郡軍士之

寒何然則前乎此者士皆冬而不裘耶且甲郡欲市乙郡之絹何不遣吏和市之何必假朝命而官市之哉此必有姦焉甲郡則出大農之錢且書之曰某日出某錢以市某郡之絹也然某錢不及乙郡之民也此必有私之者矣民何從而訴哉盜民訴於朝廷朝廷下之於州縣州縣執訴者詧之以誣其服又呼其民強使之書於紙曰官有錢償我矣州縣以訴者之所服與民之所書而復於朝廷無以詰也罰一懲百誰敢復言者民有飲

恨而已矣晉女叔齊曰何必瘠魯以肥杞聖天子在上而有司不平如此

民政中

臣聞聖人之於天下惟其有所甚疑是故有所不疑天下幾路一路幾州一州幾邑而聖人以一身臨乎其上以百吏分乎其下夫所謂守令者豈郡龔黄而縣卓魯者耶聖人者將遂以為吏皆能愛吾赤子而吾民皆無疾苦愁歎者耶欲不疑而不得也聖人則有所不疑者

矣蓋人不可以盡信亦不可以盡不信盡信則天下之姦有所蔽盡不信則天下之人皆無可寄者聖人者擇天下之有所寄以察天下之有所蔽是故深居九重而見民之肥瘠於四海之外優游巖廊而聞民之歌哭於大山長谷之間唐虞之牧西京之郡刺史唐之十道使今之提轉刺舉之監司皆天子之所寄以不疑者雖然今之監司疑則不疑矣無乃太不疑耶臣聞之先儒蘇軾曰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養犬以

防姦不可以無姦而養不吠之犬夫不捕不吠之猫犬不過無功而已未有大害也然已在所不養令則不然猫與鼠同乳而犬與盜揺尾矣欲望其止於不捕不吠而不可得也朝廷亦嘗留意乎蓋監司之於州縣有所不敢問有所不暇問有所不復問其郡之守嘗為侍從也則監司幸其復為侍從而有所求其郡之守嘗為臺諌也則監司懼其復為臺諌而有所擊至於縣令之與在朝其官有姻有舊者皆不敢問民訴其守則執其人

封其辭以送其守民訴其令則下其牒以與其令是爲守令報讎也守令從而甘心焉後有寃者夫誰敢自言此之謂不敢問朝廷舊歲免和糴而江西之州有因秋租而每斛斂和糴十之二者朝廷罷兵再歲而舊歲江西之縣有督焉斂如星火者大旱不粒而不知減饑民流徙而不知恤監司視之亦如秦越也此之謂不暇問郡縣之胥憑守令之寵以暴吾民民訴之者若拔山然蓋監司既庇其守令則併庇其胥此之謂不復問朝廷

以監司為可信安知其不可信聖人之為天下不使民有所怒而不洩則其怒有當之者怒而不洩者惟無發也一發則必極於大亂而不可止君相之於監司盡亦如唐開元之精擇採訪使而又專責臺諫以督察之歲取其功罪之尤者明著之以示天下而不次陞黜一二人焉以聳其儒臺諫急則監司警監司警則郡縣肅庶幾民怒之少洩不至於一旦如潰洪河決蟻壞也

民政下

臣聞天下之事不可名之以無故之大也名之以無故之大則將待之以甚難之舉名之以大而待之以難則上之人徬徨睥睨而不敢決下之士畏懾沮喪而不敢議始乎不敢議卒乎廢其議始乎不敢決卒乎寢其決事之難行古之難復而天下之難治皆出乎此而今之所尤紛紛者屯田之議是也且事異職而職異力從其職而力之則力之為有功非其職而力之則力之為無用夫屯田者一有司之事耳何至於煩天子之宵旰而

累廟堂之講明哉臣聞禹之治水非躬於疏鑿周公之作洛非手於營築夫固有治之者孔子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是故先零之田充國不以累宣帝許下之田棗祗不以累曹公而漢宣曹公亦未嘗下取二臣屯田之事而代之憂今特待區區之屯田以甚難之事則天下之事又有難者將何以待之此非名之以無故之大之過歟臣請得而小之且屯田之事其實甚小而其名甚大者執屯田之名也屯田

之名不去則屯田之實終不可行田以屯名豈非以屯兵而名耶古者兵農一人漢之良家子唐之府兵猶有先王之典刑也自張說之募劉守光之刺而兵農始為二人矣故自唐以前鄉井無不能戰之農而營壘無不能畊之兵非農之可强以戰而兵之可教以畊也彼固世於畊而習於戰也以其習焉者而離鄉井故其戰不慄以其世焉者而居營壘故其畊不怍今則不然兵人者靡衣侈食蒱愽而飲酒傲岸踞肆視農民以奴隷而

尚肯爲農民之事哉今欲屯田而猶執其名以責其人是猶駕虎豹以耒耜而鞭之使墾田也其不可明矣且又有不可者兩淮之屯田臣不得而知也臣獨見江西之屯田大抵其田多沃而荒其畊者常困其利則官與私皆不獲夫田之沃者耕之拙也而何至於荒利不歸於上則歸於下而官與私何至於兩不獲租重故也租重故一年而負二年而困三年而逃不逃則囚於官不瘐死不破家則不止前之畊者去矣後之畊者復如是焉

官之遺利可勝惜耶又有大不可者古之屯田皆有謂也行於内地則為濟饑許下之役是也行之邊地則或為備敵或為謀人李泌之議充國之議是也用兵之日則兩淮顯行之可也非用兵也而驟焉揚兵以屯田焉鷙鳥將擊必匿其形何至於彰彰如是哉是故莫若去屯田之名舉兩淮之屯田不授之兵而授之民田以口授業以世守如唐太宗之授田使兵與民分農以食兵故戰者逸兵以護農故耕者安農安而兵逸守則堅戰

則强其利一也君子之舉事不言不可言之名不行不可行之言欲行屯田而憚於明言之則名之者非也今天子曷不詔兩淮之漕司與守臣于兵火之後招集流民其民存者以其田復之其亡者許他人承之其爲田之在官者曰屯者曰營者曰没入者舉而一之爲世業以授民之無田者且不間於江湖閩浙之民則行之可言言之可名矣夫吾自有田吾自有民以吾之田授吾之民此何驚於敵而何疑於逼哉其利二也其事既行

則又詔於內地諸路之守臣有民稠地狹而願遷則遷之淮有水旱饑民之就食則就於淮使民得自言而聽其來官隨所過而為之給何患無能耕之民哉檢校經界之舊籍以為均稅之額盡觷內地之屯田以為牛種之資其熟戶則蠲其幾年之租其新民則蠲其幾年之租何患無樂畊之人哉且使人必有道因其所利而利之之謂也今使兩淮之地民戶增而墾田多者必以韓重華之賞而賞漕臣以王成之賞而賞守令則吏之所

利也民之來者優而恤之如前之說則民之所利也是三人者各利其利各力其職而又糾之以諫官御史以察其擾且僞則不出十年而淮無餘田而有餘榖朝廷有兵食而無兵費邉上之粟如山而内地之餉漸可省矣其利三也辭屯田之名以享屯田之實不在此耶或曰田之在官者不賣之而直授焉官其費民其倖矣葢為政者必視其所爭而為之制夫以民爭地則地重以地爭民則地輕地重者賣之可也地輕者授之可也今

兩淮之地所謂地爭民者也授之猶未必來而況賣之耶役民以築而賣之木驅民以戰而賣之箭臣不知其說也惟朝廷擇其中而已

誠齋集卷九十

誠齋集卷九十一

宋 楊萬里 撰

程試論

漢文帝有聖賢之風論

論曰有德之主非以功能勝而以風味勝三代既往聖賢之君亦與三代而俱往與三代異其世而不與三代異其德漢文其庶幾乎世主以功業聞而帝之功業無

一之可稱世主以才智顯而帝之才智無一之可見君子乃以聖賢許之者以其風味而得之也風味隱而功能與則無以見孝文矣魏文帝曰漢文帝有聖賢之風有才之主與有德之主二者同日而論之未可也論有德之主當如玉人之論玉聖人之論學市之庸工屑石而鍊之毀瓦而藥之既成而謂之玉視之良玉也其光瑩然其聲冷然玉則玉矣至於玉人之所藏初無如是之聲光也然輝不足而潤有餘無暫美而有遠器不惟

玉也惟學亦然聖門諸子俊辯如賜人以為仲尼不及也英氣如由人以為諸子不及也然是二子者聖人皆不與之蓋辯之俊也氣之英也非所施於聖人之門也故聖人之所與不在於二子之英與俊乃在於顏之如愚曾之詠而歸耳不惟學也惟君亦然是故論玉者不以輝彩而以𤨏質論學者不以術業而以氣象論君德者不以功能而以風味文帝之為文帝也强不如秦武不如世宗功不如唐文皇不如則信不如矣不争似弱

有容似懦過儉似褊似則信乎其似矣而帝之所以聖所以賢者何也蓋嘗聞之快其忿以殘天下之生先王不忍也帝獨得辭其弱哉矜其察以窮天下之欺先王不樂也帝獨得辭其懦哉厚其奉以虛天下之藏先王不屑也帝獨得辭其褊哉以帝之用心求帝之風味溫乎其有所不可激也曠乎其有所不可隅也淡乎其有所不可誘也帝之不如後世之君固也而其風味則三代聖賢中人也不如後世之君而有三代聖賢之風味

帝亦足矣帝何求哉或謂肉刑之除其文帝瑜中之瑕也歟嗟乎是亦見其末而莫原其初者也隨其聲而莫睹其形者也肉刑何從而作乎其作於聖人之不得已乎洪荒之世人與禽之未别則夫所謂人者其能如今之世禮可以繩而法可以糾哉其必有所大亂而不可止者也由是肉刑生焉聖人非欲作也欲不作而不得也非欲存也欲除之而未可也漢文之世其民醇且厚矣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則帝亦不仁矣夫堯舜復生

必除之矣文帝除之而有過則堯舜除之亦有過乎謹論

大人格君心之非論

論曰忠於身而後可以言忠於君蓋忠於身者其正先身而後君忠於君者其正先君而後身先身而後君故其忠無形先君而後身故其忠有名恕其身之不正而責其君之必正名則有矣大人不為也大人者無所責於君也無所言於君也非不責也無可責也非不言也

無可言也自吾君得我而與之居吾身之自正既暴之天下而無所媿吾君之不正亦潛消於心而不自知吾君且不自知也吾何知焉吾且不知也吾何言焉此正君之妙也孟子曰大人格君心之非豈非以大人者正己而物正故其正君也為最易歟君子之事君有以言諫有以身諫君有過言力為之繩此言諫也非身諫也君有過行痛為之糾此言諫也非身諫也吾聞以身諫者從以言諫者凶蓋吾君之過與其回之孰與消之與

其救之孰與先之言過而後繩君子以為不若無過之可繩行過而後糾君子以為不若無過之可糾非私吾君之過以為謟也消之於先其為力不難也非掩吾君之有過以為諱也救之使回其為力不易也古之君子以身諫者也後之君子以言諫者也此其為從與凶之異也古之君子何脩而能以身諫也豈以其積於己者素厚而服於人者素著歟名為天下之正人而心傳聖賢之正學身履天下之正道其在山林吾君恨其不能

致也其在朝廷吾君忘其已之為尊也恨其不能致則必深自咎其君德之不足與有為也忘已之為尊則必深自憂其賢者不可得而親也自咎其不足與有為其非心邪意十已去四五矣自憂其賢者不可得而親其非心邪意十已去其六七矣則其立人之朝吾君與之居處與之笑語與之謀議與之注措未幾何吾君忽乎其為聖君矣天下見吾君之聖也不知其所從來也見吾君動罔不聖也不知其何為而至此也謂大臣之力

歟吾未嘗有言也謂非大臣之力歟自吾君有意乎吾而君德已進也夫能使吾君有意乎其人而君德已進而況與之居也歟非孟子之所謂大人誰與領此魏鄭公之在唐吾嘗敬之吾嘗愛之吾今且猶敬愛之而況於其君乎太宗袖鷙禽而斃之惟恐公之或見也太宗欲幸東都而中輟惟恐公之或聞也非恐公之聞且見也愧也非愧也敬也夫為人臣而能使其君敬之能使其君愧之無諫之言有諫之功蓋公之仁義之學固有

不言而心化者歟孟子所謂大人公未盡也而格君心之非公則盡之矣吾是以敬之吾是以愛之謹論

魏鄭公勸行仁義論

論曰人君之於道資有所近則言有所入蓋道無難易而君子之言有從違言無從違而人君之資有遠近資之所不遠小人不能却而返資之所不近君子不能勸而進太宗之行仁義人以為魏鄭公之勸也帝亦自以為公之勸我也不知夫非公之勸也言之入也非言之

入也帝資之近也帝之資不近乎仁義而可勸則封倫亦能勸之矣故太宗曰魏徵勸我行仁義君子以為非勸也天下之治亂其發在機其決在人非發之難也決之難也蓋天下無一定之說也天下而有一定之說則誰不能決之者是故儒與墨並興而道與術交攻此有此之說而彼亦有彼之說將從其所謂道則倦於難成將不從其所謂術則樂其有速效難成也者難毀者也速效也者速禍者也世主能作其怠心以勝其樂心見

其難毀以破其速禍者希矣治亂之機一言發之百世不得而移之決之者果難矣哉秦堂上之一議甘龍之言不勝商鞅之言勝君子已知秦之短矣漢匈奴之一議王恢之言行韓安國之言不行君子已知漢之災矣而秦昭王漢武帝不自知其祚之短民之災由此而生也不惟不知之又從而樂之可悼也乎唐之治不在乎貞觀之後而在乎貞觀之初貞觀之初太宗求治而未有所從鄭公嘗有言矣封倫亦有言焉公之言仁義之

言也倫之言刑名之言也公之言似甘龍似安國似可倦倫之言似商鞅似王恢似可樂方是時言之勝負一代之治亂也君子憂之非憂其遽亂也憂其發也非憂其發也憂其決也使太宗有秦昭王好伯之資有漢武帝喜功之資則倫之言勝而公之言不勝矣公之言所以勝者以帝之資不近二君之資故也帝之資不近二君則烏乎近哉帝資之所近近乎先王仁義之資也資之近故入之也堅入之也堅故決之也果決之也果故

發之也成米斗三錢外户不閉四夷來賓非勸也資也非勸而太宗以為勸豈亦太宗之賢樂其言之忠而忘其資之近故耶大抵求治之主莫難於有其天有其天矣莫難於盡其人曷謂天資是也曷謂人學是也鄉人之憫孺子入井也齊宣王之不忍於牛也太宗之觀明堂圖而罷鞭背也禹湯之泣辜祝網也其天者相近也然鄉人之不為齊宣齊宣之不為太宗太宗之不為禹湯何也其人者相遠也充其人之學以極其天之資鄉

人其不為禹湯乎而況太宗之賢也哉君子於此是以為太宗而歎也謹論

陸贄不負所學論

論曰君子之學問也真故君子之名節也全士大夫所以名毀而節喪者世以為所行負所學非也其學非真學也其學果真學也則終身之名節已定於平日之學問矣得之真何所失於偽定於初何所負於終陸宣公自謂不負於所學其果不負所學耶曰不負云者公之

謙辭云耳學之真故其名節不待守而全守且不待也又何負不負之足爲公道哉曰不負云者公之謙辭云耳天下有僞學而無真儒以僞學而廢真儒則惑矣昔有學論語而敗於佞此張禹氏之賤儒也學儒而敗於貪此張涉氏之賤儒也學春秋而敗於姦此公孫氏之賤儒也自吾儒之有三子也而吾道或幾乎廢矣世主見一儒者則必逆疑其人世儒見世主之疑則又曲爲之地是二人者皆過也夫何故逆疑其人者曰是其容

之頎然是其言之凜然觀聽焉而已矣用之且將為佞為貪為姦固無用於學也曲為之地者曰彼三子者過不在學也過在變其學而不守也嗟乎前之說行則天下無可用之儒後之說行則天下有可變之學以學為無用學之有用者猶在也以學為可變學果無用矣天下有無用之學有有用之學訓詁者無用之學也學之僞也名節者有用之學也學之真也三子者假訓詁以售姦邪非僞而何又焉用曲為之地而謂其負所學哉

有真學則無負無不負矣世主之與世儒固未見孔顔之學也亦嘗見陸宣公之學乎下罪己之詔以回天下之心說者以此為公之不負所學也專西平之任以復天下之業說者以此為公之不負所學也不知夫此公之計也非學也此公之功也非學也救蕭復以扶君子天子有不拔之疑解之者公也擊裴延齡以沮小人天子有不測之威犯之者公也著醫書以易怨詩天下有不堪之窮安之者公也解天子之疑者難也未若犯天

子之威者難也犯天子之威者難也未若安天下之窮者難也舉天下之至難而皆公之所至易公儒者也立朝何其勇也公勇者也去國何其安也學之力也公之身與學為出處學之力與公為終始又何負不負之足云哉不負之說吾是以知公之謙也嗟乎國患無真儒耳士患無真學耳洙泗之學陋巷之學浴沂之學退自齊梁之學用之則舉天下而措諸堯舜世俗以為儒者之夸也不用則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世俗以為儒

者之倨也至於漢之三子者世俗則以為賢也世俗之所賢者固誤人之國也世俗之所謂夸與倨者未易得也孔顏則不復生矣得陸宣公而用之其國之安危治亂何如哉當陸宣公之存也小人不以為夸與倨者寡矣嗟夫夸與倨者未易得也謹論

宋璟剛正過姚崇論

論曰與天下以治之福不與其君以治之功此大臣愛君之厚也蓋治生於不治不治生於治方其不治人君

以一身而憂天下及其既治人君以天下而樂一身大臣成其君之治可也與其君之治不可也與則樂樂則怠矣姚宋之相明皇同於成開元之治也而論者以璟為過於崇何也蓋璟以其治與天下崇以其治與其君與天下以治之福君亦享其福與其君以治之功君必喪其功彼宋璟者其剛有可憚其正無可喜將致其君於終身不樂之地者也致其君於不樂乃所以致其君於不憂歟史臣曰宋璟剛正過姚崇親君子而疎小人

人君之心也親小人而踈君子非人君之心也君子之過也君子之事君不使之樂必使之憂不欲其喜必欲其憚不待小人閒之君已病之矣非君子之過乎是不然君子之心必有所不愛而後能有所愛其所愛者君之治也故使之憂不使之樂其所不愛者身之踈也故欲其憚不欲其喜非不使之樂也無樂於初有樂於終有憂之名無憂之實茲其所以有樂於君歟非不使之喜也吾得其喜君得其亂吾得其憚君得其治茲其所

以無愛於身歟天下之治亂君子所恤也吾身之親踈君子遑恤哉嗚呼以治與天下而不以治與其君此宋璟之剛正所以過姚崇歟姚崇何人也中興之賢相也宋璟何人也亦中興之賢相也成開元之治致中興之功二公可同也一則權譎一則剛正二公不可同也吾嘗觀乎姚矣明皇之獵因獵以進皮冠之招無是舉也太廟之壞以為偶然夷伯之震無是說也捕蝗之後不曰脩德蟓生之書無是法也姚之權譎一至此哉吾嘗

觀乎宋矣中使之名不交一言孟子之所以遠王驩也倖臣之飲正色而起蓋寬饒之所以忤許伯也無逸之圖戒以淫亂周公之所以警成王也宋之剛正一至此哉當是時明皇之見姚也吾意其一言必和焉一政必美焉姚之為人溫乎其可喜也明皇之見宋也吾意其一言必規焉一政必刺焉宋之為人凜乎其可憚也見姚而喜明皇以開元之治為極治明皇其不樂乎見宋而憚明皇以開元之治為未治明皇其不憂乎姚宋則

皆賢也開元則誠治也明皇樂於開元之功天下不見其禍明皇憂於開元之功天下不見其福不勝其憂明皇於是乎一而逐韓休再而逐九齡不勝其樂明皇於是乎一而相林甫再而相國忠天下之事至此然後知宋璟之可憚乃深可喜歟然則不以治之功與其君真愛君之厚者也大抵天下猶一家也君臣猶父子也昔者秦皇帝有二子焉其長則扶蘇也其季則胡亥也扶蘇好諫秦皇帝憎焉胡亥不諫秦皇帝暱焉扶蘇不在

外秦皇帝無一日之樂胡亥不在側秦皇帝亦無一日之樂扶蘇遠矣胡亥近矣秦皇帝之不樂一變而為樂矣秦皇帝之不樂則變而為樂也秦皇帝之秦亦變而為漢也秦皇帝不思扶蘇而明皇思九齡唐之所以未亡歟論者欲觀唐之君臣觀秦之父子則得之矣謹論

李晟以忠義感人論

論曰君子不能回天下之勢而能回天下之心心之所回勢之所隨也天下不幸小人在朝知逆天下之心以

順其君不知離天下之心以去其君天下之心已去於其下而小人之寵猶不去於其上天下之勢至此雖使君子爲之若之何而爲之哉涇原之變天下共疾盧杞之爲也李晟欲以孤軍而復王室其勢亦難矣晟不求於勢而求於心蓋天下之勢可以定不可以傾一傾則難定天下之心易以散亦易以收一收則不散晟以一已忠義之心感天下忠義之心天下之心既回天下之勢自定史臣曰李晟以忠義感人人之言曰與死人同

病者其病不可醫與危國同勢者其勢不可為醫無愚良也其能醫者非醫之能也必不可死之病也君子無巧拙也其能有為者非君子之能也必不可危之國也嗟夫此庸人之論也非君子之論也庸人之論以天而廢人者也君子之論以人而輔天者也能醫不死之病庸醫亦能之何取乎良醫哉能存不危之國庸人亦能之何取乎君子哉惟天下必死之人足以試良醫之技惟天下至危之國足以試君子之能夫良醫所以能生

必死之人君子所以能存至危之國亦必有說矣人之命雖係乎天實係乎人之氣國之命雖係乎天實係乎人之心良醫者有藥以回死者之氣是以能生必死之人也君子者有道以回國人之心是以能存至危之國也李晟之存唐也以忠義感人心此其回死之藥歟德宗初不病也唐室初不危也建中之政天下相賀德宗何病焉雖未能以天下取河北亦未聞以河北而制天下唐室何危焉盧杞一進殺真卿沮懷光士心去矣間

架有征陌錢有征民心去矣戰者未返戍者復行軍心去矣且夫天下之權託於人主也人主之權託於誰哉一曰士二曰民三曰軍今也德宗之託於天下也是三人者其心皆去矣涇原之役奉天之役興元之役不在於朱泚作難之日也識者知之久矣當是時也以我之寡當賊之衆衆寡不敵也以我之弱當賊之强强弱不敵也懐光吾大將也則叛於内三鎮强藩也則應於外唐室之危何如哉李晟以一已之忠義回天下之心以

天下之忠義回天下之勢以寡為衆以弱為强以孤軍復京師醫必死之病而存至危之國天也亦人也嗚呼無强國有强人有人而有國者吾聞之矣無人而有國者吾未之聞也唐至於德宗大盜再起天下再定有人焉故也安史之亂李郭以忠義而相勉遂能回天下之心涇卒之亂李晟以忠義感人陸贄以訓辭感人亦能回天下之心唐之人心其去者再小人離之也其收者再君子回之也大哉人心乎大哉回人心之人乎與其

既去而回之孰與未去而留之吾故因李晟之事而備論之有天下者可以戒矣謹論

儒者已試之效如何論

論曰道不難於用而難於信蓋道也者用則為帝王之業不用則為儒者之業故夫儒道也者可以不用不可以小用世主之求近功者見儒之不可以小用則以儒為不適於有用也既不信其道烏能用其道乎君子將欲言儒者之可用不必言其可用也盍以古人已試之

效而信之乎唐虞三代已試之於一時者也夫子已試之於萬世者也試之一時而其用不可掩試之萬世而其用不可易然則世主觀之可以少信矣能信則能用矣用與不用儒者不計也而信與不信其關人之得失豈小哉班固志藝文之書於儒家者流所以言其效也請遂言之天下之理貴生於有功賤生於無功此儒者之所以不如百家之說也嗚呼孰知夫不如百家之說此其所以為儒者歟百家者曰欲富而富欲强而强問

其期則曰朝行之夕見之何其有功歟儒家者曰欲帝而帝欲王而王問其期則曰必世也百年也何其無功歟自百家之有功也而儒始賤矣自儒者之無功也而儒始愈賤矣儒非無功也無近功也儒非可賤也世主賤之也一言出於儒則誹之以為大也一事出於儒則笑之以為迂也大與迂相遭而賤與貴不相敵此儒者之所以不如百家之說也嗚呼孰知不如百家之說此其所以為儒者歟堯舜三代與吾夫子蓋嘗以身試儒

者之道矣太和之治何從而來哉元聖素王之業何從而致哉儒道之為也是道也用之則治不用則亂亂而用之則復治天下之有君臣父子也仁義禮樂也誰之力也天下有之故天下忘之也一日而無君臣父子也無仁義禮樂也天下何如哉然則儒者已試之效可覩也已秦人蓋嘗以身試百家之説矣富則富矣君富於上民貧於下猶不富也强則强矣有强於威無强於德猶不强也得地而失民取人之國而人亦取其國然則

百家已試之效可觀也已世主觀之儒者有功乎百家有功乎儒者可賤乎百家可賤乎能移其所以信百家之心以為信儒者之心則儒者之可用與不可用決矣世主信則用之不信則已之儒者忘言焉可也班固之論儒者言其道之最高此適所以滋世主之疑也人不吾高而吾自高焉誰其信之至其歷陳唐虞商周與仲尼已試之效賴有此爾雖然言之可信者易言之必信者難昔賈生蓋嘗言儒者之與百家已試之效矣其言

於文帝曰今或言禮義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商周秦事以觀之乎生之言不為緩矣而文帝若無聞也有黄老以病其心生之言何從而入哉因班固之言感生之言吾故曰言之可信者易言之必信者難謹論

文帝曷不用頗牧論

論曰賢者不能使人知而能使人思知與不知賢者初莫之計思與不思有國者竟莫之悟二者常巧於相違而不喜於相遭是可歎也漢文帝聞說者之論而思頗

牧之賢謂文帝之思為未善不可也然當頗牧之時或以間而擯或以讒而殞孰知其誣孰知其賢哉其生也莫知其往也始思思頗牧而天下無頗牧矣使其復有頗牧其能知頗牧乎淺於知而深於思薄今而厚古豈特一頗牧而已哉揚雄曰文帝曷不用頗牧賢者不求不用亦不求必用吾之所挾不用則澤其身用則澤其國謂賢者求不用賢者有是心乎然其挾在我其用不在我不在我而我求之又從而必之自古聖賢君子未

有或是之能也頗牧之在趙也頗牧不負趙而趙實負頗牧負與不負頗牧何心焉可悼者趙之社稷而已矣生靈而已矣使頗不以趙括代牧不以郭開死韓魏不侵匈奴不侵非頗牧之功也二子遲一日而去趙則趙之國遲一日而為秦此誰之功乎雖然二子之功不求其君之不負也求其略知焉而不得也知且不知也而況於思乎漢文帝之思二子亦可為二子賀矣使二子而有知亦少慰矣然天下之事至於思其人而不獲其

用君子謂之無益漢文之不思二子二子之病不加多漢文之思二子漢文之病不加少且匈奴之冦日迫而帝也乃欲起頗牧於九原不徒匈奴聞之為之一笑而已使頗牧聞之有不笑者耶漢文之於魏尚猶趙之於頗牧也舍今頗牧而思古頗牧善謀國者然乎哉帝能思頗牧吾亦能思魏尚也願以帝思頗牧之心為帝知魏尚之心帝其許之乎馮唐謂帝有頗牧亦不能用其意則然矣其氣無乃猶未平其辭無乃猶未婉乎氣平

則辭自婉辭婉則君自悟吾於馮唐之論猶有憾焉且帝嘗謂李廣曰使廣在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士患不遇主廣之受知於帝尚可諉曰不遇主耶遇主而又云云若爾是高帝不生廣終不用也有李廣則舍之於今焉無頗牧則思之於古焉馮唐謂帝雖有頗牧不能用帝則怒唐也怒馮唐之言帝不悔李廣之論帝其忘之乎帝不忘之帝當悔之矣悔於廣則不怒於唐矣不怒於唐而悔於廣則頗牧二子者思之可也不思亦可

也謹論

文景務在養民論

論曰必有所不爲而後有所力爲天下之事將求夫有功則無恤其有勞將病其有勞則無恥其無功二者要難兼也文景之治將有所取不得不有所舍將有所重不得不有所輕是故敵之未柔也國之未强也名之未榮也皆有所不問蓋吾方以涵養天下爲事一夫之擾一物之病皆足以累吾涵養之全而又遑他事哉班固

曰文景務在養民治天下之法二曰靜曰動人君出治之法一曰專專則有守有守則無慕無慕則有成羿而慕王良則喪其射伯牙而慕髙漸離之筑則喪其琴技固不可以兩能能固不可以兩精也堯舜治天下以靜者也湯武治天下以動者也成康治天下以靜者也宣王治天下以動者也由靜而治焉治而專焉是以有垂衣措刑之治由動而治焉治而專焉是以有創業中興之治曰動曰靜雖聖人不能兼舉而雜用也擇其所當

務而吾執之以為專務始之以擇繼之以不疑終之以不改夫是之謂專務文景之務獨在於養民葢以古之靜者而自處矣而於天下之功名何務焉平城之仇可報也文景不報也嫚書之悖可恥也文景不恥也火通甘泉之警可忿也文景不忿也文景非能忘情也彼固有所不暇也曷為不暇也文景之所務有不在此也使天下之民安何必報東門之役使天下之民富何必紀燕然之功使天下之民仁且壽何必數入陳之俘得匈

奴之輜重孰與吾太倉之腐得單于之朝孰與吾黎民之醇天馬蒲萄之利未足以易吾之桑麻滿埜也龍荒大漠之取未足以易吾之煙火萬里也方文景擇此務而固執之智者必怨於心勇者必怨於色矣未幾則相與樂之已而忘之矣天下忘文景之仁而文景不忘天下之民文景之不忘專於仁者也天下之忘文景安於仁者也故夫粟帛之賜文景之小惠也征賦之減文景之廉德也刑罰之幾措文景之寛政也非文景養民之

務也文景不以有功者易其有勞者是真文景之務也歟千金之家其所以起者動也其所以守者非動也靜也其祖父之披荆棘犯霜露不為則不可也夫豈樂於此乎哉子孫守之不知其祖父之初不樂乎動也狂夫悚之褊夫激之以為無動於身則無强於家或鬬焉或訟焉家則强矣無乃適所以為弱乎哉孝武是也孝武以為文景之怯也矯而振之唐蒙之狂李陵之褊而文景之生産作業始摇矣末年之事使文景見之其心不

傷乎哉湯武周宣之動不得已焉者也孝武承文景富庶之全盛而必欲動焉其亦有不得已者耶故治天下之法可喜者動也可笑者静也孝武可喜者也文景可笑者也可笑而可安者也謹論

太宗勵精思治論

論曰明主之勤於治其勤不可見而其成不可禦蓋可見者以勤為勤也不可見者以思為勤也以勤為勤者事常出於勤之外以思為勤者事不遁於思之中納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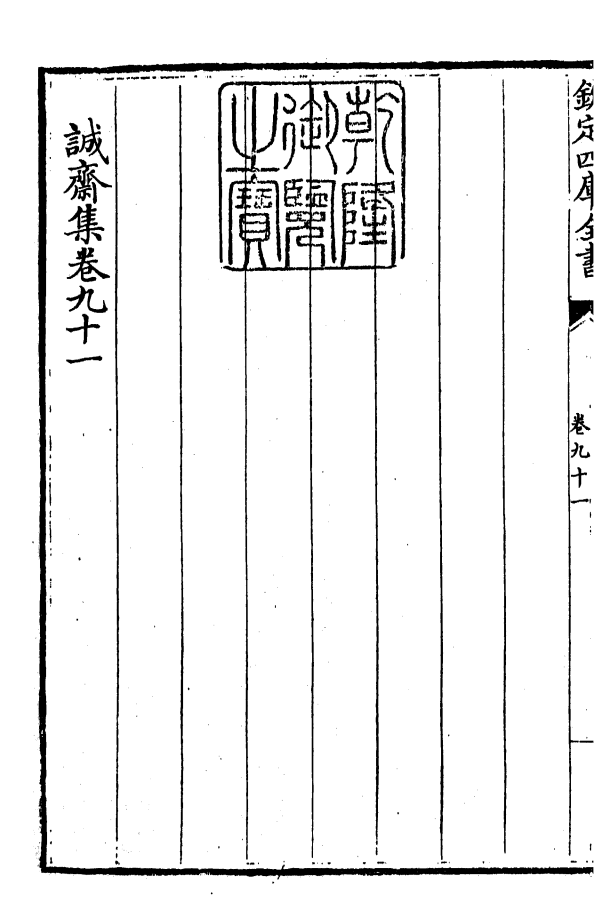
下之治於一思出一思之治於天下治之功未具而治之計已具矣太宗之勉勵精勤以治天下非費其勤也費其思也思以計乎治治以應乎思故其勤不可見也而其成不可禦也勤於思而不勤於迹又何見焉出於心而成於治又誰禦焉崔植得其説故曰太宗勵精思治天下之治亦難矣勤則不成不勤則成可為長太息也且夫量書者即成湯之昧爽也傳食者即文王之日昃也然與湯文同其勤不與湯文同其治何其勤而不

成鄉師廣成者即梁人之齋戒也游巖廊者即晉人之
高簡也然與梁晉同其不勤不與梁晉同其不治何其
不勤而成鄉蓋有衆人之勤有帝王之勤衆人之勤勤
以勤也帝王之勤勤以思也以帝王而爲衆人之勤秦
隋以之以帝王而爲帝王之勤黄帝堯舜以之太宗之
勵精不用於是而用於思其以不勤爲勤者鄉其不以
勤爲勤而以思爲勤者鄉田業之法府兵之法租調之
法此治之罷也非治也米斗三錢之治外户不閉之治

蠻夷宿衛之治此治之象也非勤也兼行將相之事親伐夷狄之事曰教衛兵之事此勤之目也非綱也太宗勵精之綱其在於一思乎太宗何思也其事事而思乎有所及必有所不及其物物而思乎有所甚密必有所甚疎蓋太宗求治之初有勸以刑名者有勸以仁義者太宗之所以憂而思也有言創業之難者有言守成之難者太宗之所以憂而思也當是之時太宗之勵精不疲於身不瘁於色朝廷不知天下不知太宗自知之耳

何也其思隱於心其勤泯於迹故也葢天下之至勞莫勞於念慮而莫逸於宵旰太宗不疲於身而心已疲不瘁於色而心已瘁勤而思焉思而決焉天下見其治於已決之後不見其勤於未決之先孰知太宗疲其心以置天下於至安憂其心以納天下於至樂哉然則太宗之勤其以不勤為勤者歟其不以勤為勤而以思為勤者歟嗟夫天下之事有潛之至幽而發之至著者其惟此心乎淮淝之冦方熾而謝安之遊宴方酣宦寺之權

方横而元載之嬉笑方和孰知遊宴之憂甚於𡟌頻嬉笑之慘甚於按劒者乎故夫真憂者不憂真怒者不怒真勤者不勤彼夙寤晨興以為勤者勤則勤矣真則未也太宗之勵精不在勤而在思其真勤歟勤可知也思不可知也知且不知也又可見乎哉太宗之勤於一思當時之臣未必知也崔植何從而知之哉何從而言之哉詩不云乎心之憂矣曷維其已太宗有焉又不云乎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崔植有焉謹論



誠齋集卷九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誠齋集卷九十二至九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王茂源

誠齋集卷九十二

庸言

宋　楊萬里　撰

庸言一

楊子曰七情代興而異政故喜為怒君樂為哀臣未有發與時並來與日偕者或曰然則欲其發皆中節奚施而臻玆楊子曰聖人以一君君七臣衆人以七臣臣一

君

楊子曰古之君子道足以淑一身及其足以淑萬世而不自知也後之君子言將以信萬世及其不足以信一室而不自知也

楊子曰所樂存焉則陋巷在前而顏不見所樂不存焉則黄屋在上而堯不知

楊子曰君子恩及禽獸而周公必驅犀象聖人仁及草木而后稷必薅荼蓼

楊子曰仁者萬事之元首正者萬事之本幹
或問横渠子謂陰方凝矣而陽在内者不得出則奮擊
不服而為雷陰方聚矣而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
舍而為風何謂也楊子曰伏一健於二順之下健者安
得不怒而為雷閉二健於一順之外健者安得不環而
為風易之有震巽也其知神之所為矣
或問濂溪子謂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何謂也楊子
曰元伸而亨非誠之通乎利詘而貞非誠之復乎亨利

用也元貞體也體用二也誠一而已

楊子曰以理從心不以心從理故危以動則民不與以心從口不以口從心故懼以語則民不應

楊子曰易之道損而不已必益升而不已必困吾未見處損而喜處升而懼者也

或問程子說易謂五君位也唯旅之六五獨不取君義葢君無旅也信乎楊子曰出居于鄭在乾侯孫于越旅也幸蜀幸奉天亦旅也然則程子謂君無旅何也曰是

固作易者與說易者之所諱曰非諱也不忍言也

楊子曰性者生之良能心者性之良知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性也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心也故不盡其心不知其性

或問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莫之罪而墨對之以君臣無常位其然乎楊子曰詭哉言也君臣天下之大分猶天高地下不可易也非有桀紂之惡湯武之聖則易之革聖人不作矣意如何人而敢奸之乎且

簡子之問安知其無季氏之志乎無季氏之志猶不可有此對也有季氏之志而對之以此可乎詩曰無教猱升木

楊子曰易者蕭何之律令春秋者漢武之决事也易戒其所當然春秋斷其所已然聖人之戒不可違聖人之斷不可犯故六經惟易春秋相表裏

楊子曰過樂則喜安喜則樂不平於氣則怒不制其痛則哀

或問學者之言道或闕已於至幽而墮人於至茫何也

楊子曰非强則妄誣所不能之謂强億所不知之謂妄

或問易之革曰湯武順乎天然則文王違天乎楊子曰皆順也或順其命或順其理

或問君子敬其獨何謂獨楊子曰作於其心之謂獨

或問我叩其兩端而竭焉道有竭乎楊子曰覯之以宗廟之美而俎豆無象位之以百官之富而表著無列

楊子曰君子不安其心之所不安小人安其心之所不

安

楊子曰有此之謂理行此之謂道體此之謂德屢遷而不離乎此之謂中

或問夷齊兩去其國夫子兩許其仁何也楊子曰夷不去無父也齊不去無兄也

楊子曰文王制天命者也湯武制於天命者也

庸言二

或問横渠子云陰陽之精互藏其宅何謂也楊子曰水

陰物也而至陽之精居其宮火陽物也而至陰之精隱其家

楊子曰仁者安其固然故不憂知者明其當然故不惑勇者信其必然故不懼

或問道也者潛之則懌諸心體之則淑諸身溥之則澤諸天地萬物學者言不及此何也楊子曰道不在己言道病已已不在道言道媿道

楊子曰顏子之學故以新而化是以有若無忿以樂而

消是以犯而不校

楊子曰伏羲堯舜禹湯文武聖之高曾也周孔聖之祖父也顔子聖之宗子也孟子聖之别子也二程子宗子别子之宗子也

楊子曰禮者免刑之大閑刑者復禮之嚴師

楊子曰君子懐德故主乎善不主乎己小人懐土故安其舊不徙其新

或問廬而不藩藩而不墉藩且墉而不崇不厚不復廬

其安乎徹藩牆以納於苑裼夫不為也徹封建以納獫

狁而謂君子為之乎慒哉柳子之訾封建也啟戎以宅

華使疆不藩陲不墉蕩蕩焉通而莫禦民到於今受其

烈者必柳子之言夫楊子曰以藩牆為藩牆廬其安矣

以於苑為藩牆廬其安乎

楊子曰仕優則學豈其歟學優則仕散其積

或問田不井曠百世王澤其不下究歟欲王澤之下究

其必自井田始矣百世之主非其智不足以及之惟其

勇不足以行之葢仁於奪一夫之有而不仁於均萬夫之無是以王澤不下究也楊子曰奪一夫之有以均萬夫之無可也萬夫未得其所無而一夫先訟其所有可乎或曰上均之下焉得而訟之曰下患無所訟乎秦之慘刻民不訟於秦而訟於漢新室之紛更民不訟於新室而訟於光武下患無所訟乎

楊子曰吕公未嘗獻淮魚獻淮魚者婦也文公未嘗獻錦獻錦者亦婦也不獻甚於獻也

楊子曰君子不器不以一能而盈諸身及其使人也器之不以衆能而責諸人

楊子曰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以女女人而必曰富貴也異矣

楊子曰不遷怒直也不貳過明也

楊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不以名掩實也察其所安不以迹掩心也

楊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舍非聖賢之痛痒也人主觀聖賢之行藏可以察其時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仕隱非君子之欣戚也人主觀君子之隱顯可以知其身

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楊子曰今之學者亦為己舍為學則無所不為己孔子曰今之學者為人楊子曰古之學者亦為人舍為學則無所不為人

楊子曰君子見其所不欲見亦有不見其所不欲見孔

子闞陽貨之亾是也君子敬其所不欲敬亦有不敬其所不欲敬孟子不與王驩言是也為陽貨王驩者知怨其不見已而不怨其所以不見之由知怨其不與已言而不怨其不與已言之端惑矣

楊子曰人之一身冬立者其足寒此則陰矣及足與足相摩則寒者温不曰陽乎然則陰陽果二物哉

或問何謂精義入神楊子曰思精其宜則衆理通何謂窮神知化楊子曰理盡其通則萬變徹葢義者物之宜

神者心之通化者事之變

楊子曰直於己之謂忠孚於物之謂信

或問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何謂惻何謂隱楊子曰惻言愛隱言痛也覺其痛之謂隱愛其痛之謂惻痛於彼惻於此而仁不可勝用矣

庸言三

或問知變化之道何謂變化楊子曰榮變而枯末離而本不離鬒變而素色改而質不改此變也鷹化為鳩見

鳩不見鷹草化為螢見螢不見草此化也變者跡之遷化者神之逝

楊子曰中則正在其間正則中在其外

楊子曰國家之敗其敗者敗之歟抑亦興者敗之歟家有範人有表範完而表端罔或虧側矣唐太宗謂其子曰吾有濟世之功是以縱欲而人不議然則敗唐者太宗也而非高宗也

楊子曰寂然不動感在其中矣感而遂通寂在其中矣

楊子曰學以聚之無不受也問以辨之有不受也

楊子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非賛天地也以天地責諸身也

楊子曰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身而不正可乎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學而不精可乎

楊子曰建官以利民有害民而得官用人以立國有誤國而得用

楊子曰天下之才動則生靜則息

楊子曰君子之於人以大善揜小惡不以大惡揜小善

或問本朝諫臣之盛古未有也何如楊子曰非諫臣之盛也祖宗之聖也

或問天地未開闢如之何楊子曰古猶今也天地既開闢如之何曰古猶今也

楊子曰君子之於小人有容而無敵或曰何也曰不為小人不勝小人不勝小人不敵小人敵小人而勝焉是勝一小人得一小人矣

或問三代而下莫盛於西漢也本朝與西漢孰盛楊子曰西漢縣令勇於敢殺本朝人主勇於不敢殺

或問熙豐元祐之議論固不能同也元祐諸儒其咎臨川王子也宜矣而諸儒之論又謂不井田不封建則不三代也何如楊子曰臨川王子之論曷嘗不曰三代哉

楊子曰君子不言己之所不能行不言人之所不可行

或問世傳大程子中庸之書非大程子之為也呂子大臨之為也何如楊子曰無傷也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

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無傷也

楊子曰臧堅以齊侯遣閹人唁已為恥後世之士以閹人薦已而不為恥漢文納袁盎之諫以宦者參乘為恥後世之主以宦者參國而不為恥

楊子曰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以其所不必知害其所必知仲尼不為也子路問事鬼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以其所無用害其所有用仲尼不為也

或問伊川程子之學大抵以先王而責後王以聖人而

責學者膚寸不恕也無乃已甚乎楊子曰奚其甚以先王而責後王是致後王於先王也以聖人而責學者是納學者於聖人也奚其甚

楊子曰光輝者日月之散也日月者光輝之聚也散故其輝無不充聚故其象有可指

楊子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及曾子數以三罪則愴然之哀一變而為㦎然之懼何也道長則情消懼生則哀亡惜也子夏見曾子之晚也使早見曾子則尚不喪

其明也雖然喪其明尚不喪其心

楊子曰人之為善百善而不足人之為不善一不善而足

或問君子事上如之何楊子曰重不及傲敬不及諂

楊子曰旦將飲者夢必渥旦將跌者夢必愕今皇皇焉汲汲焉得則懌否則戚奚為哉

庸言四

或問紂之惡不如是之甚也子貢之言無乃己恕歟楊

子曰紂不可怨也亦可怨也周師之入自焚而死前有亾國之罪後有死國之節嗟夫後而已矣猶紂也前而已矣紂也乎

或問三代而下謀國而萬全者其惟子房乎楊子曰子房策之子房用之奚而不萬全哉使他人用之鴻門之見策之安乎棧道之絶策之通乎

楊子曰聖人之作易不中而吉寧以吉徇中不貞而利寧以利徇貞

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楊子曰學者無周公之所有而有周公之所無吾何以觀之哉

或問程子謂仁者覺也覺何以為仁楊子曰覺則愛心生不覺則愛心息覺一身之痛痒者愛及乎一身故孝子髮不毀覺萬民之痛痒者愛及乎萬民故文王視民如傷覺萬物之痛痒者愛及乎萬物故君子遠庖廚

或問孟子謂惻隱仁之端韓子謂博愛之謂仁程子謂

仁者覺也三子之言仁異乎楊子曰何異焉愛者惻之𤼵隱者覺之感或曰雖然韓子之言其亦未優乎曰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愛何違於仁子貢問博施子曰必也聖乎博何違於愛然則博愛之與兼愛異乎曰異博無私兼無别

或問朝死而夕忘者聖人之罪人固也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何也楊子曰不肖者不及故進之賢者過故退之

或問鯉也死夫子不慟鯉而慟回回也死顔路不為之慟而夫子為之慟何也楊子曰哭子而不慟禮也哭門人而慟道也嚴哉禮乎重哉道乎

楊子曰置虛器於水中未充則鳴既充則默嚍嚍以為知道囂囂以為知德充乎哉

楊子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即天命之謂性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即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也或曰未發無不中既發有不和性有兩乎曰否粹於天理者性

也駁於人欲者非性也情也喜怒哀樂自天理出發無不和也自人欲出發始有不和矣然則約情以歸性過人以復天發而和以不離於未發之中奚若而可曰戒不覩懼不聞

或問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然則何者為中庸乎楊子曰執是以為中庸非也外是以為中庸亦非也然則何如斯可謂之中庸矣曰天下國家可均也時乎可均時乎不必均爵祿可

辭也時乎必辭時乎不必辭白刃可蹈也時乎必蹈時乎不必蹈君子處事以時對時以道擇道以心

或問易曰其道甚大百物不廢何謂也楊子曰幽而太極乾坤六子之妙用顯而君臣父子萬事之大法不曰其道甚大乎動則取諸獖牿鴻雉植則取諸瓜杞茅莧器則取諸餅鼎簋缶體則取諸胸腓趾尾不曰百物不廢乎惟大無不受者細無或廢

或問五行之序楊子曰水火物之初木金物之成土物

之定氣一變而有象故曰初象一凝而有質故曰成質一成而有宅故曰定

楊子曰冬日之火夏日之水未施親於民而民親君子之德亦然

或問韓信之平趙魏下燕齊何其才也然仕楚而蹄圖漢而烹何其不才也楊子曰非信之有才有不才也天將舉天下而一之漢信得無不才乎天方廢楚信則仕楚天方興漢信則廢漢信得而才乎

或曰子諍父臣諍君分殊而已矣愛無殊也然子無誅而臣有誅是故桀之龍逢紂之比干孝宣之葢寬饒光武之韓歆明皇之周子諒桀紂為之宜也孝宣光武明皇宜乎哉楊子曰皆宜也前二君之誅諫之戒也後三君之誅不諫之勸也或曰諫者戒不諫者勸其究若之何曰亡焉而止矣桀紂明皇則亡孝宣光武曷嘗亡哉曰夫亾者身至焉國次焉

庸言五

或問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何謂也楊子曰顔不孔不止紂不桀不止

或問孔子論商之三仁孟子論夷惠尹之三聖學者宜何師楊子曰師三仁者一之後師三聖者二之前

楊子曰天命之謂性父母全而生之也率性之謂道子全而歸之也

楊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閑其入也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閑其出也

或問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傅説之言也不致其知不力其行小程子之言也由前之説珍乎行由後之説珍乎知學者將疇從楊子曰知譬則目也行譬則趾也目焉而已矣離婁而躄也可乎趾焉而已矣師冕而馳也可乎人乎人目趾具而已矣

或問荀彧魏從而漢殉孰忠乎楊子曰漢魏均忠也一則以心一則以身

或問曷謂中曷謂庸楊子曰中者羣心之根株庸者衆

口之穀粟

或問行夏之時程子言之白矣敢問乘商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如之何楊子曰商輅周冕尚儉也樂則韶舞尚遜也

或問漢文之短喪其薄矣乎楊子曰薄非漢文始也昔滕世子為三年之喪而父兄百官皆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然則短喪之薄其起於周之衰乎

楊子曰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夫惟有是物也然後是道有所措也彼異端者必欲舉天下之有而泯之於無然後謂之道物亾道存道則存矣何地措道哉

或問韓公徹簾之舉富公咎焉何如楊子曰此富公未察也韓之請后之從韓能逆知之乎機之未至不可知

機之既至不可留然則先事未有以白富公臨事不可以待富公故曰此富公未察也

或問衛多君子晉多卿材晉大國也衛蕞爾國亦何為多賢也後世以天下之大歎人才之乏又何歟楊子曰古者求人之一能後世求人之無不能求其一能是以多能求其無不能是以有不能

或問何謂學楊子曰學之為言效也以已之不知效彼之知以已之不能效彼之能學云學云誦數云乎哉辭

命云乎哉
楊子曰獲禽我所欲也詭而獲則可欲而不可欲不獲禽非我所欲也範而不獲則不可欲而可欲故曰可欲之謂善貧者未甞不言富富者未甞言富故曰有諸己之謂信缾之罄矣維罍之恥不充故也瑟彼玉瓚黄流在中實故也故曰充實之謂美山川之輝於外也百里珠玉在内不盈握耳故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山一山也而朝暮晦明萬變也刻木而為山一山而已矣故

曰大而化之之謂聖歷家之言天數往者合知來者差故曰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楊子曰易曰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非為下者言也進退無常非離羣也非為進者言也

楊子曰乾之九三居上位而不驕葢以進德脩業為樂也樂乎内者輕乎外在下位而不憂葢以德之未進業之未修為憂也憂其大者忘其細

楊子曰仁與義吾之左右手也不可以獨有亦不可以

獨無仁言覺義言宜也覺其宜則行覺其不宜則止故仁者右義者左

或問近世之健吏某子吏也以健聞某子儒也亦以健聞二者同乎異乎楊子曰異何謂也曰吏以戎索治周索儒以戎索為周索

誠齋集卷九十二